

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含滿心戚醜求益而不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及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緣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九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三十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照校

雜篇

說劍

昔者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服如是三年國裏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能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

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今設戲請夫子王乃拔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木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往教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鏃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夾包以四夷東以四時統以渤海帶以恒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

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  
 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  
 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鈎以賢良士  
 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夾此劍直  
 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按之亦無下運之亦  
 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  
 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  
 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  
 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  
 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服  
 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頭領下決肝肺此  
 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  
 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  
 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  
 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  
 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  
 其處也

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  
 讀書孔子鼓琴鼓琴曲奏未半有漁父者下

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  
 而止左手撻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  
 貢子路二人俱對容揖孔子曰彼何為者也  
 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容問其族子路對曰  
 族孔氏容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  
 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  
 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  
 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  
 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容乃  
 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  
 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  
 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  
 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  
 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容曰子將  
 何求孔子曰養者先生有結言而去丘不肖  
 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相丘也容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  
 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  
 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容曰同類相從同  
 聲相應罔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

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  
 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  
 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  
 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微賦不屬妻妾不和長  
 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  
 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  
 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  
 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  
 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據  
 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飾  
 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  
 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禮  
 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  
 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  
 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  
 諂不祥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  
 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  
 之惡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  
 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  
 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經大事變更易常

以挂功名謂之叨尊知指事役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問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於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高避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其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真容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成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

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違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差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容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于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後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屨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恠夫子矣

漁父何以得此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橫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過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取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三十終